



經說卷三

丹徒陳宗起敬庭著 男

克勤 輯次

泰州劉震甲

定遠方燕昭

小門人同邑嚴作霖參輯

泰州韓國勳

同邑孫培元

孫百深 校字

詩

經說三

周西都東都周召二邑詩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正義曰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正義又云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案美陽今為扶風岐山二縣地召亭因學紀聞卷三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州析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

在岐山縣西南閭百詩箋云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

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

公食采邑依此則岐山縣亦有召亭水經注雍水又東

逕邵今作邵亭世謂之樹亭蓋邵樹聲相近誤耳亭故邵

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

志曰郿縣有邵亭是也邵亭今本皆作邵亭義當作邵

本郡國志亦作邵亭劉昭亦即以邵釋之京相璠此西

謂亭在周城南五十里亦以周召地近故云爾

都之召亭也其在垣縣者則東都之召亭也郡國志右

扶風美陽縣有岐山有周城劉注引杜預曰城在縣西

經說三

北帝王世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源大雅作周原元和郡

縣志鳳翔府岐山縣魏周城廢縣在縣東北岐山下京

璠與郡國志所稱周城卽此後魏蓋因舊周城立縣又陝州垣縣武德元年屬邵

州九年屬絳州貞元三年割屬陝州洪志云元和三年還屬絳州蓋據唐

志然則元和志成於初二年也

呂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禮也而

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

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

風焉以爲周南召南程大昌謂二南非風自爲一體蓋

據此

儀禮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鄭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詩王風右招我由房毛傳云國君有房中之樂周南召南譜云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疏引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王風疏引譜云路寢之常樂風詩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皆指詩言后妃夫人之樂也漢書禮樂志云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

經說三

三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因學紀聞周有房中之樂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說與箋疏異義案周禮房中之樂用於燕禮無享神之事漢書禮樂志自是房中祠樂蓋惟取用房中樂聲以爲詩雖同於房中作之而所用不同故其詞亦異繆氏之議非也又案隋書樂志云牛宏修皇后宮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聲而王肅以爲不可又陳統云婦

人無外事而陰教尙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鐘義與鄭合
詩葛覃疏引陸璣疏云黃鳥黃離畱也或謂之黃栗畱
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一名
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
栗畱看我麥黃甚熟不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案傳黃
鳥搏黍也七月有鳴倉庚傳倉庚商庚也爾雅云皇黃
鳥又云倉庚商庚又云倉庚鵯黃也明非一物段氏玉
裁訂毛詩傳云黃鳥非倉庚此與七月傳迥別援據傳
文爲說善矣今更以時考之月令仲春倉庚鳴說文離

黃倉庚也鳴則蠶生而黃栗畱當麥黃甚熟時始來則
夏月也其爲二鳥明甚郭璞注皇黃鳥云俗呼黃離畱
亦名搏黍注倉庚商庚云卽鵯黃也注鵯黃楚雀云卽
倉庚也注倉庚鵯黃云其色鵯黑而黃因以名云詩疏
引舍人爾雅注云皇名黃鳥舍人郭璞俱未混黃鳥於
倉庚方言鸞黃自關而東謂之鶉鶉自關而西謂之鸞
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陸氏之誤蓋由於此不知
此稱乃倉庚之一名如幽州人呼爲黃鶯之類非謂卽
爾雅之皇黃鳥不然揚子雲不應不知爾雅何以不云

一名皇也爾雅釋文引方言自關而東謂之倉庚關西謂之黃鸝畱乃釋文誤本觀郭璞於方言此句下注云其色黧黑而黃因名之自當以今本爲正段氏說文引焦氏循曰毛傳稱黃鳥宜食粟縣蠻小鳥貌然則黃鳥顯非倉庚矣段又案之云當是今之黃雀考楚語莊辛對楚襄王曰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郭茂倩樂府野田黃雀行載曹植蕭鼓貫休齊己諸詩所言物性形色皆與葛覃交黃鳥縣蠻黃鳥諸篇合黃鳥卽黃雀信矣唯睨睨黃鳥或是泛詠爾又案張茂先鷦鷯

賦注李善引詩義疏曰桃蟲今鷦鷯微小黃雀也又方言曰桑飛郭璞注曰卽鷦鷯也然則鷦鷯卽黃雀黃雀卽黃鳥方言桑飛之名與麥黃甚熟之義正合

宗室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今案檀弓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上殯於西階上祖於廟

克勛謹案今檀弓作殯於客位祖於庭此引當別有所本或取其義如此也葬於墓所以卽

遠也據此則牖下在戶內明矣又案月令注中雷猶室中也祀中雷之祀設主於牖下然則康成注禮時亦不

以牖下爲戶外也王肅謂牖下卽奧似可從

召南唐棣篇平王之孫毛傳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宗起案周語王子晉曰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平王義當取此

載寔其尾傳云寔路也願言則寔正與此同中庸云言前定則不跲莊姜自傷其言不能出也

衛風濟盈不濡軌傳云由軌以上爲軌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孔疏亦謂如傳當作車旁凡近世金壇段氏依呂氏春秋高氏說以軌爲兩輪間欲改傳以上爲下宗

起案考工記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今皆依釋文音犯改作車旁凡詳檢賈疏云鄭從古書軌不從軌今亦作軌者以軌爲法是定又云若作軌則不可軌謂徹廣轂末亦爲軌故少儀云祭左右軌軌卽轂末考工經塗九軌軌卽徹廣是軌不定故從軌也此賈氏釋後鄭不從先鄭之文則賈氏所見經本及鄭注皆作車旁九不作車旁凡明矣先鄭云式前與毛傳由軌以上正同疑軌字本有此訓故鄭箋不改傳也

式微鄭箋云黎侯爲狄人所逐左宣十五年傳棄仲章

而奪黎氏地杜注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有黎亭杜意
蓋與鄭同皆以酈舒所奪上黨壺關之黎氏地卽此黎
侯之國也今案序云黎侯責衛伯也箋云伯者時爲州
伯也而酈舒當衛成公穆公之時晉楚方主盟中夏衛
實孱弱不振旣未嘗爲州伯春秋屢書衛侯又未嘗降
而爲伯與衛伯之文不合左云奪黎氏地則黎氏當亦
赤狄之一種不得爲黎侯又上黨壺關縣卽今潞安府
長治縣縣西三十里有黎侯亭衛都衛輝府淇縣上黨
在衛西與詩匪車不東地亦不合昭四年傳椒舉曰商

經說三

七

紂爲黎之蒐東夷畔之杜氏釋例土地名昭四年黎或
曰東夷國或曰魏郡黎陽縣黎陽今大名府濬縣正在
衛東黎侯之國當在此若上黨之黎乃西伯戡黎之黎
說文邕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邕蓋西伯戡
黎自不得越紂都而東至黎陽也殷紂時卽有二黎酈
舒所奪杜知其在上黨而不知其非賦式微之黎亦爲
鄭所誤也

克劬謹案說文亦云邕爲侯國蓋指殷紂時言之周時未聞別有黎侯國故知杜云黎侯

國乃混於詩

牆有茨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疏義無着案說文十二

抽本摳字重文又說文五籀讀書也義訓與毛傳合疑
抽卽籀之省

蒙彼縹絺是繼袷也傳云是當暑袷延之服也宗起案
說文褻字下云私服詩曰是褻袷也依此則今詩褻作
繼蓋借用字義與褻同又說文袷字下云無色也一曰
詩曰是繼袷也觀此引詩在一曰下則無色之訓與詩
義不相涉今詳傳云袷延之服者延長也袷疑當取義
於伴大雅伴奂爾游矣傳云伴奂廣大有文章也孔晁
引孔子曰伴乎其無津涯是伴爲廣大之義褻衣之短
者謂之襦說文云襦短衣也短衣之上不可加展衣又
當暑時不取逼束私褻之衣當有廣大延長者故云袷
延之服矣疏云袷延是熱之氣也又云是當暑繼去袷
延蒸熱之服也不可據以爲義

崇朝其雨箋云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
此言雨也集傳云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
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
然意又主雨止說今案崇朝其雨與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不
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語意略同絕無雨止意日知錄云

朱子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意亦不主雨止說所引諺今俗尙存其言歷驗不爽

子子千旄傳大夫之旃也案巾車孤卿建旛旛與旃本一字惟此所稱則九旗之總名也子虛賦稱楚王靡魚須之撓旃曳明月之珠旗不必為孤卿所建傳言大夫亦非卿大夫也蓋如子路為蒲大夫宰我為臨淄大夫之類謂浚邑之大夫也

倚重較兮毛傳云重較卿士之車今無禮文可證克劬謹案

詩疏較謂車兩旁今謂之平較大車以子男入為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以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

經說三 九

較單較正義以為毛因序云入相于周故云卿士之車

此疏亦因文生義不足據也曲禮疏云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為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案此疏所言尺寸之法皆本考工記注惟所云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為較與諸家所說不合自較以下自式以上中成方孔裁二尺二寸古尺一尺當今尺六寸式者人所憑止故左氏傳云君憑式而觀之依此計之局促甚矣烏可憑近儒戴東原云較有

兩在兩旁不用曲禮疏最爲得之今詳鄭氏考工記注云較兩轡上出式者許氏說文云轡車旁也詩釋文云較車兩旁上出式者詩疏云較爲兩旁是轡在輿旁較在轡上通言之轡與較卽爲一體故釋文詩疏變言兩旁其旨尤明賈公彥考工記疏謂之兩相考劉熙釋名云較在箱上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補引徐廣云較在箱上又引通俗文云車箱爲較劉氏徐氏亦是於一體中分疏其名服氏通俗文則通言其體也兩箱亦可謂之藩徐廣曰藩箱也說文曰藩屏也文選西京賦薛氏

注引或說曰較車藩上重起如牛較也是則轡也相也藩也屏也皆謂車旁一物四名藩漢志作輻其上出式者則謂之較詩禮並是孔疏惟以當時審契數四不出一人之手故所說兩旁與橫木不同賈疏又云較之兩頭置於轡上似又謂橫木爲較者但此疏旣明云較爲車輿兩相則所云兩頭者自謂在旁之較有前後兩頭非橫木爲較左右兩頭也輿服志云乘輿倚龍伏虎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公列侯倚鹿伏熊于式皆曰伏于較皆曰倚則較在兩旁明矣戴氏釋重較云左右兩

較望之而重其說恐亦無據今案薛綜所引或說以車
藩重起爲義釋名云重較其較重義似同或說惟高卑
之度未聞耳曲禮疏又以三分車箱前一後二橫木爲
式戴氏考工記圖說引同時姜氏兆錫之說謂式在車
中乃據輿人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以駁
之謂若橫一木不得有深所辨雖是而證義未確謹案
輿人注云軋法也謂輿下三面材軋式所封明軋式當
輿外三面不於車中設式可知段氏申戴氏說云軋式
皆輿之體非與輿二物也義甚明悉較與式相須以明

故備論之

衣錦褻衣碩人傳云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

衣加檐箋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

服丰傳云衣錦褻裳

疏云互書

嫁者之服箋云中衣裳用錦

而上加禪縠焉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纁衽二詩

用各不同故碩人疏云此夫人錦衣爲在塗之服丰云

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爲在塗與夫人異也

士昏禮云女次紵衣纁衽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

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案此用箋意爲說毛意未必

然毛或卽以翟衣爲夫人所加之褻衣爾凡禮服皆以所加服爲正服三章翟裼以朝傳云夫人以翟羽飾車箋改說爲褻兼言正衣服又案疏云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謂庶人妻嫁時正服同於夫人在塗之服也焉得諛草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艸也引詩曰安得蕙草是許氏所見諛本作蕙孔氏正義云諛訓爲忘非草名也又爾雅蕝諛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孫注亦引焉得諛草證之宋袁文云諛訓忘如終不可諛之諛蓋言焉得忘憂之草而樹之北堂乎其諛字適與萱字同音故當時戲謂萱草爲忘憂而注詩者適又解云諛草令人忘憂後人遂以爲誠然也若謂其實則無是理矣意與正義同故毛氏主其說訓忘

王風右招我由房疏云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

樂者當是又字之誤云路寢房中者今譜無此二語以小寢是路寢之

下室繫路寢言之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

右房今案周禮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

內路寢賈氏以其職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以此爲后

之路寢詩譜言路寢或與此意同也巷伯箋引序官文

孔疏解路寢云在王之側與賈氏異

伐檀胡取禾三百億兮毛傳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
案鄭箋與王制合豐年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
秭箋不改則又兩從之也

每食四簋毛傳云四簋黍稷稻粱或以公食大夫禮鄭
注云進稻粱以簋秋官掌客鄭注云簋稻粱器也因疑
毛傳之誤案玉藻朔月少牢五俎四簋鄭注云朔月四
簋則曰食稻粱各一簋而已然則掌客與公食大夫禮
注蓋據禮食而言故備器也

經說三

十三

素冠之詩箋以素冠爲練冠猶之可也因以素衣素鞞
爲大祥所服之朝服則不可案庶見者覲幸一見之辭
時人旣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人皆卽吉矣詩人豈未之
見乎大祥雖用朝服乃卽吉之義非詩人之旨也

蜉蝣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也疏
意未明案檀弓注南宮縚名閱字子容觀此則容閱二
字乃有所緝适之意蜉蝣始生乃解脫其所容掘地而
出毛鄭之義所以相承非以爲異也

克劬謹案說文掘突也引此詩

七月箋云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言此中有風

體也下云是謂豳雅是謂豳頌皆然如周禮以寒暑之事爲風類醴彼南畝爲雅類以穫稻釀酒諸事爲頌類正與此互相發明非分某章某句爲風某章某句爲雅爲頌也誤自孔穎達始又案穫稻釀酒諸事疑於雅頌之間故鄭氏兩解焉詩說似長

七月毛傳豳地晚寒孫毓申之云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較鄭說爲長或解之云節晚而氣晚案此甚不辭釋文云晚節而氣寒蓋卽孫氏之說觀其言晚節而不言節晚可知

七月鳴鳥王肅云蟬及鳥皆以五月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案禮器云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次路五就鄭注云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然則王肅之說信矣說文五作𠄎古文作𠄎七作𠄎形相近故易誤又案孟子趙注馱博勞鳥詩曰七月鳴馱是鳥又通作馱也

四月秀萋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萑秀萋其是乎月令王瓜生注云今月令云王萑生夏小正云王萑秀未聞孰是蓋注禮時但據今月令以王萑王瓜爲一物至箋詩

秀萋時遂直引小正爲說或以爾雅萋繞棘菀卽此萋
郭璞注云今遠志也又郭璞注鉤睽姑云一名王瓜遂
疑此箋誤解今案棘菀自名萋繞與萋無涉說文菀字
注云棘菀也萋字注云草也詩曰四月秀萋劉向云此
味苦之萋也萋與菀自不相涉郭注鉤睽姑又云正赤
味苦亦與劉向所謂苦萋者合然則萋卽王瓜無疑
幽風鄭箋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曰疇發二之日栗
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墜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
功止正義則曰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

正朔者以建子爲正歲亦莫止以十月爲莫又云若總
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爲終歲寒氣未過是爲未
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月者意
小異也集傳引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
於民俗尙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蘇氏轍曰改歲十一
月周正也困學紀聞云幽風於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
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旣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
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諸家之說義各不同案
箋意蓋以一之日二之日爲歲終與前何以卒歲箋云

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意適相承卽以經文言前後亦不當有二義云曰爲改歲者爲其將改耳義當從鄭漢書食貨志引此曰作聿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卽同牢而食之禮也篇中八句皆喻意言欲迎周公當積誠意以求之也前後二章反正言之耳

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傳意蓋謂周公卒能輔成王不失天子之位也但以公孫爲成終不可從宜從集傳說箋

意亦未洽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齊以下遂爲之歌幽爲之歌秦後爲歌魏與今詩次序不同杜預注云後孔子刪定故不同後儒說者有孔疏歐陽修程子而朱子則曰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及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今案十五國次自鄭以上王畿內風詩也自齊以下王畿外風詩也知邶庸衛在王畿內者據漢志及書傳並稱三監不云國其地又

與春秋所稱溫原絺樊十五邑接壤其爲周初畿內地可知漢志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觀此蓋至封衛以後始爲侯國太史猶從周初武王之舊不曰衛而仍邶鄘衛之名其故可思二南周之始故附以邶鄘衛王風周之末故附以鄭鄭本在畿內後乃自爲國故亦附焉畿外諸國齊秦唐皆大國齊桓最初霸秦穆次之晉文又次之故遂以爲次幽旣入秦而不可以後秦魏入於唐而不可以後唐故先幽於秦先魏於唐檜不先鄭者本畿外侯國新鄭所移不得

次王也陳檜曹皆小國變風終於陳靈所謂王澤竭而詩不作檜曹復次其後者陳氏傅良云檜之卒章傷天下之無王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伯其言當矣是以終焉此魯史排定篇次之意然也仲尼繫秦誓於書之末以著周西都之亡移秦風於唐風之後以明東都之可興若移幽風於變風之終則文中子謂終以幽風言變之可正者得之矣正義曰幽者周公之事次於眾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之美非諸國之例也王風譜正義云王風次在鄭上譜退在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

相次故也二義亦是移王近雅頌使其世次相比猶之敘檜於鄭前以省兩敘此其作譜則然耳未嘗移詩次也

詩譜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宗起謂此說非是凡用樂皆主爲賓其用之以合樂爲正升歌之樂皆加一等賓爲大夫則歌小雅合鄉樂賓爲伯子男則歌大雅合小雅賓爲元侯則歌頌合文王故天子與諸侯饗燕賓皆用樂不嫌相同諸侯得同於天子歌頌天子得同於諸侯合鄉樂者以樂等不以主人爲別也

常棣篇飲酒之飫毛傳云不脫屣升堂爲飫宗起案儀禮燕禮有脫屣升就席之事公食大夫則無脫屣之事饗禮當與食同脫屣升堂惟燕而已毛傳此言蓋謂飫之異於燕禮者然也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典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今謂禮烝蓋體烝之誤卽上文所謂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是也房烝用半體故曰體烝與饗晏之殺烝異矣立成則無坐而飲食之事非但不脫屣矣其與饗食異者又有此二義

伐木篇陳饋疏云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六字當作八

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疏意未明案公

食大夫禮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云

小聘者據正經六簋而言上大夫八簋大聘大夫也若

公食國中大夫則四簋秦風云每食四簋是也以此推

之則天子燕族人用八簋宜矣

南陔白華華黍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遭戰國及

秦之世而亡之朱子集傳謂笙詩有聲無辭宗起案射

義云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

經說三

十九

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今謂射以樂節亦不歌詩

故大射禮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

間若一投壺禮亦曰請奏貍首間若一篇末有魯鼓薛

鼓之節曰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然則射

之用樂但取鼓節而騶虞貍首采蘋采芣皆有詞知笙

詩亦有詞也

載沈載浮毛傳云載沈亦沈載浮亦浮或忘其為何人疑載

沈句以為舟不可言沈改作載沈亦浮案考工記平沈

必均鄭康成注云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

水上無輕重然則沈字但爲漸浸之義無庸改也

正月篇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又云無棄爾輔員於爾輻
疏云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宗起案文選任
彥升奏彈劉整云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此奏所謂
夾杖當卽是輔故人面頰亦謂之輔說文頰面旁也輔
頰也面部旣見輔字車部輔字下又云人頰車也竊意
人頰車或卽杖夾車之誤杖訛爲人又增夾爲頰爾若
是人頰其字不應列於車部當爲輔字重文

鄭氏小雅譜及十月之交序箋皆以十月之交四詩爲

厲王時作孫郁評云雨無正有周宗旣滅靡所戾止之
言若是幽王旣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尙存不得
謂之旣滅鄭箋謂厲王流於彘之後於義爲妥案鄭箋
孫評爲說多端惟此說爲近之但以正月篇褒姒滅之
句例之則知其說似是而非也大小雅譜正義云據此
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
經之美無爲陳其廢政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
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校而屬焉今詳十月之交四篇
若果在六月前則自鹿鳴廢以下之文當附於十月篇

序今附於六月正以其前無厲王詩也宜參

十月篇序正義引中候摛雒貳曰昌受符厲倡燹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漢書谷永傳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曰以不臧師古注曰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曰爲之食也此蓋鄭氏所本緯候之書亦依託魯詩爲說也十月之交正義稱齊韓之徒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則正義所見魯詩與師古漢書注說蓋同

經說三

三

鄭氏箋詩稱三事大夫云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正義曰地官曰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又云謂之大夫者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又云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又云王見當作基以三事爲三公大夫爲其屬皆以三事爲三公十月之交篇擇三有事傳云有司國之三卿箋云作都立三卿又云禮畿內諸侯二卿則又以三卿當之案左氏文七年傳云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三事正名國之立官無非爲此竊謂三事大夫謂凡有此三事

之大夫常武三事作緒傳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云
三農之事皆就其業正是此義尙書酒誥圻父農父宏
父蓋卽以此三事分配言之又案哀二年傳三揖在下
鄭眾及服杜皆謂之揖卿大夫士此三事或與彼三揖
同義

大東篇維天有漢毛鄭無說孔疏云星皆在天獨漢言
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曰維天以總之宗起案維天
言爲天之維也文獻通考載中興天文志引石氏之言
云天漢天所以爲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正與詩意合

經說三

三

蓋天漢西南絡於東井東北絡於箕斗之間如天之維
故末章云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此正漢案戶時所見箕
在漢南斗在漢北也莊子大宗師篇云維斗得之終古
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又云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
列星皆謂此已北周大象厯星經有天維三星在尾北
斗杓後蓋其星卽因漢得名步天歌亦有維三星或誤
作羅

月離於畢傳云畢噶也釋文噶直角反又音晝一作濁
案濁字與爾雅合爾雅云濁謂之畢柳謂之味若作噶

則與味爲一字召南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噉噉謂柳也

大明篇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疏從王肅孫郁說謂是會於甲子之朝宗起案如王孫二氏之說會甲也三字殊不辭今案說文會從亼會合亼亦合也毛傳當本是會亼也故鄭箋以會合也申之以篆文甲作甲形與亼近作字者誤於亼下作下注形遂成甲爾

縣之篇爰契我龜毛傳云契開也鄭箋云又于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箋義不明據周禮董氏掌共燋契以待卜

經說三

三

事鄭注引士喪禮楚焯置于燋在龜東而釋之云楚焯卽契所用灼龜也宗起案傳所謂契開也與鄭氏意異據篋氏注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鑿也大卜職則眡高作龜鄭司農云作龜謂鑿龜令可熱也莊子外物篇云神龜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筴然則龜卜之法鑿與灼自是兩事康成不用司農杜子春之說始以爲止有灼也詩正義以鄭意解毛謂是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失毛旨矣毛明云契開也乃分釋之謂契爲灼開爲開其兆必不然也

矇眊奏公箋云凡聲使瞽矇爲之案此云凡聲者似專以歌聲及琴瑟言之鐘鼓笙磬不盡使瞽矇也考鄉飲酒禮鄉射燕禮大射工皆有相笙人俱不言相一證也又主人獻工一人拜不興受爵笙則盡階受爵二證也又主人獻工薦脯醢使人相祭笙則坐祭立飲不言使人相三證也周禮序官矇瞽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矇三百人至磬笙鐘鎛諸師皆無眡矇四證也又序官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不言眾樂使瞽矇五證也又眡矇廡樂器故大師小師瞽矇皆無陳樂之事至笙師鋪師復有廡其樂器之事六證也又大師注云教教瞽矇也磬師笙師注云教教視矇也七證也凡此七條似皆足證但古人未有明言之者豈以爲不待言與

江漢篇來旬來宣毛傳旬徧也箋云旬當作營案營乃營字之誤周禮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鄭注云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據此則旬與均通均與營同音箋意此詩本營字因均誤作旬也但下又云女勤勞於經營四方營字又似不

誤者案今信南山之詩作昫昫原隰昫與營本是一字
毛傳昫昫懇辟貌是營字亦得有經營之意也後人見
此遂改上營字爲營誤矣

釋文昫
又音旬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爲
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
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
尤顯王肅申毛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
命親兵也疏申箋意云以出車之篇言之

王命南仲
往城於方知

南仲文王時武臣又引孫毓說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

經說三

三五

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
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爲大祖非命於大
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
義爲長案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有南中列於周厲王
末方叔之後宣王時中山甫之前蓋依毛傳爲次白虎
通云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
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
必於大祖君降至於阼階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
執策命之此亦用毛說援據禮文足證孫氏命將必於

禘廟之疏但其解以經文求之終嫌不辭
昊天有成命疏引周語是道成王之德也韋昭注云謂
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
皆然宗起案周語稱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此成
王卽是周成王已明又引詩而釋之曰二后受之讓于
德也德指言二后讓於德者非成王而何又云單子不
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若如注家之說前哲當
指言文武叔向不言文武之德而謂單子不忘成王之
德是單子自欲成王德矣於文不辭諸家之意與鄭譜

同謂周頌作於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故爲此遷就
之說班固曰成康歿而頌聲寢其言當必有據然則成
康之世皆得有頌矣蓋頌雖作於周公後復附益之也
雖禘大祖也鄭箋云大祖謂文王宗起案禮王制與大
祖之廟而七注云大祖后稷又喪服小記及大傳云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二篇所指卽是祖后稷禘之祭主
祭此也已於禮記具論之此所禘大祖當卽后稷可知
周人以諱事神諱名本是周禮而詩有克昌厥後之文
非祭文王詩益明後儒信箋說反謂周人諱其名不廢

其文過矣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疏引定本及崔靈恩集注本皆惡聲之鳥五字並云皆惡鳥也疏又云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鷦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鷦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宗起案箋意鷦本小鳥其翻飛而爲大鳥則爲題肩題肩是鷹鷹者雕類卽陸璣所謂其雛化而爲雕是也又云或曰鷦者自述異聞耳

經說三

三

非以三鳥爲一惟云皆惡聲之鳥皆字或衍或誤則不可知集注定本云皆惡鳥也亦是以意改箋意自謂大鳥爲題肩故引或說而辨之言彼鷦乃惡聲之鳥非此桃蟲所爲之大鳥也

闕宮毛傳諸侯夏禘則不禱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疏云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也載則嘗謂爲禘復

爲嘗今案疏申毛意以爲諸侯秋禘則不嘗禘祭每年皆爲當不復有嘗而詩云秋而載嘗故知魯用天子之禮兼有嘗禘也知禘祭每年皆爲者卽據下所引鄭氏

禘祫志儒家故有歲祫之說也而實非毛意傳云惟天子兼之正謂魯不得兼也特發此傳者以詩云白牡騂剛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周公魯公並祭明是殷祫而詩乃云秋而載嘗正以諸侯祫之歲則不嘗故卽謂祫爲嘗此毛氏釋詩言嘗之義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穀梁傳曰大事者大是事也著祫嘗此謂祫爲嘗之明證

準先論闕宮一篇乃魯大嘗於周公廟之詩大嘗卽祫先儒謂闕宮姜嫄廟者非也詩特推本言之爾

經說三

三天

三壽作朋毛傳壽考也鄭箋云三壽三卿也正義曰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卽三卿也集傳引或說曰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案張衡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三老者以教天下之敬左氏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杜注云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二義可相印證薛氏之注意不專謂王者所父事之三老正謂上壽中壽下壽於養老之禮則三老更

老三等之大較也詩云三壽作朋蓋謂與此上壽中壽
下壽三等之人爲朋則亦三壽中人矣左氏僖三十二
年傳中壽正義曰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
昭三年疏云杜言皆八十以上則上壽百年以上中壽
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此亦以意言之呂氏春秋謂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子以中壽爲七十
考之禮三壽之義當在七十以上王制云五十養於家
六十養於鄉七十養於國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七
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鄉飲養於鄉故自
六十者始然則國中所養惟七十八九十之老不數
六十者明矣

商頌序長發大禘也宗起案此詩歷言玄王相土以及
湯當是禘祭之詩禘者大祭之統名禘於宗廟之祭爲
最大故亦得曰禘謂之大禘者漢書韋玄成傳劉歆以
爲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今楚語與此少異無終王
二祖禘則日祭會高則月祀二祫則時享壇墀則歲貢
大禘則終王顏師古注曰每一王終新王卽位乃來助
祭今謂此詩蓋高宗三年喪畢新王禘於大祖之詩以

其爲終王之祫故謂之大禘前篇立鳥後篇殷武皆祀高宗之詩疑前篇是祫祭前吉禘於高宗廟之詩後篇乃祫禘後明年春禘於羣廟歌於高宗廟中之詩故後篇有云莫敢不來王雖述成湯之事必因其時有終王之諸侯故及之終王者或及於祫或及於春禘不一也長發章宋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厯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商之世與集傳引此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

經說三

三

宗起案蘇氏此言蓋本何休說公羊傳文公二年注云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何氏言功臣皆祭詩書足以證矣但據左氏傳有將禘於武公將禘於襄公之事明是各祭於其廟此時仍當是祫也謂之大禘者具如前說

經說卷四

丹徒陳宗起敬庭著 男

克 劬 輯次

泰州劉震甲

定遠方燕昭

小門人同邑嚴作霖參輯

泰州韓國勳

同邑 孫壻戴培元

孫 百 深 校字

春秋

經說四

隱元年經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杜注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左氏傳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杜注云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今案傳明云邾子克則知邾國故是子爵未王命是君薨太子未見於王也禮雜記君薨太子號稱子莊九年宋襄公稱子定四年陳懷公亦稱子彼是公侯之世子故稱子此則本是子爵故當稱名也稱名是天下無生

而貴之義莊五年書邾黎來亦同此義

克劬謹案除喪見王則命爲君非王使人來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及衛襄齊靈等皆是加錫非命爲君也

傳爲之請制杜無注案五年傳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杜注制鄭邑今河南成皋縣也一名虎牢據洪志開封府汜水縣春秋鄭虎牢邑成皋故城是制實成皋地而虢叔死焉注云東虢君也虢國在今滎陽縣洪志以爲開封滎澤縣漢置滎陽縣者蓋東虢國都爾

經二年莒人入向杜注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

經說四

二

向城案漢志沛郡有向縣元注云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向姜姓炎帝後杜注所謂龍亢東南有向城卽此縣也其地望當在今鳳陽界而洪志謂龍亢故城在鳳陽懷遠縣西南七十里龍亢集莒人所入之向爲漢裨縣故城在沂州南莒縣亦曰向城考漢裨今本漢書作裨縣屬琅琊郡漢志注云夜頭水南至海太平寰宇記以爲卽向水其地屬莒不似龍亢去莒絕遠故洪氏據以爲春秋之向可信也

杜注又云莒國今城陽莒縣也洪志沂州府莒縣周莒

子國漢初屬城陽郡建安三年復置城陽郡治莒晉太
康十年改置東莞郡案杜氏自云據秦始之初郡國爲
正此云城陽仍在十年以前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杜注子帛裂繻字也又云比之內
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今案大夫盟諸侯當
貶又序在莒子上非大夫明矣僖九年傳凡在喪諸侯
曰子今此紀子卽紀侯在喪未王命故曰子帛其名也
邾儀父猶不名名紀子者此盟爲魯故譏其以喪取故
名之也公穀帛作伯穀梁解伯爲先又以紀莒爲同爵

尤非也前書紀裂繻來逆女裂繻侯國之卿去族書名
亦譏也不書使者紀自知失禮不稱君命故經亦不書
使傳曰卿爲君逆著其實也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
非經義以成公八年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爲正

杜注云密莒邑城陽瀆于縣東北有密鄉洪志青州府
安丘縣瀆于故城在縣東北又萊州府昌邑縣密鄉故
城在縣東南十五里又沂州府費縣古密如亭在縣北
左傳閔公二年莒人歸共仲及密案安丘在沂州東北
瀆于故城在今安丘縣東北密鄉又在瀆于東北今昌

邑正在安丘東北以地望測之昌邑之密鄉故城卽杜注密鄉無疑若云莒邑則非也莒邑當卽是費縣之密如亭與魯接境然則杜注誤也

隱三年傳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杜注於故不言葬斷句別解不書姓句今案不曰薨不稱夫人以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耐于姑之故也不曰薨故不言葬不稱夫人故不書姓此傳所以重言故以釋之

若以大夫之靈今案靈善也

經說四

四

經三年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杜注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洪志泰安府平陰縣後漢爲盧縣地石門在縣北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於石門又濟南府長清縣春秋齊盧邑盧縣故城在縣南二十五里石門在縣西南今圯於河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案長清在平陰西北兩言石門實一地以在河中故兩屬耳

經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杜注云杞國本都陳畱雍丘縣洪志開封府杞縣周初爲杞國秦置雍丘縣杜注又

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洪志青州府諸城縣諸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婁鄉城在縣西南四十里春秋莒人伐杞取牟婁案杜注稱諸縣東北有婁鄉洪志所載婁鄉城乃在諸縣故城西南於地望非是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杜注濮陳地水名案水經濟水篇注云濮水上承濟水於封丘縣又東徑匡城北孔子去衛適陳遇難於匡者也此經殺州吁於濮當在陳衛境上必是匡也史記索隱謂匡爲宋地蓋地在三國境上故又爲宋洪志衛輝府封丘縣漢置大名府長垣縣

隋匡城故城在縣西南蓋卽古匡城置縣者也濮渠自封丘流入長垣縣北

五年傳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杜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洪志順德府邢臺縣襄國故城在縣西南案此注本班固地理志班志邯鄲襄國縣原注云故邢國今攷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屬平陽府翼在今平陽府翼城縣襄國故城在今順德府邢臺縣相去約千里而莊伯力未及遠此邢必晉之鄰國宣六年赤狄侵晉圍懷及邢丘杜注云邢丘今河內平臯縣杜注蓋以襄國爲邢

國邢丘爲晉地故二注不同說文邢周公所封地近河
內懷地郡國志河內平罕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所封
二書皆以邢丘爲邢國又僖元年邢遷於夷儀杜注但
云地名不能指其所在昭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則夷
儀地又屬晉蓋自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以後宣六
年赤狄伐晉及邢丘以前不知何時并入晉也以夷儀
證邢國其爲邢丘無疑襄國或別有邢國要非春秋之
邢也唐置邢城宋置邢臺皆本漢志今邢臺縣西有夷
儀故城竊謂出之附會班杜猶不能指其在何地後人

何從得之邪

衛人以燕師伐鄭杜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洪志衛輝
府延津縣隋胙城故城在縣北三十五里唐南燕故城
在縣北故胙城東今案元和縣志滑州胙城縣本古之
胙國又爲古之燕國左傳衛人燕師伐鄭是也漢爲南
燕縣又漢志東郡有南燕縣自注云南燕國姑姓黃帝
後杜注但稱東郡燕縣不云南燕縣未審何時所改晉
志無燕縣蓋廢於泰始之際吉甫亦不言唐復置南燕
縣然則洪志稱唐南燕縣誤也實漢縣

邾人侵衛杜注邾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邾鄉洪志
兗州府寧陽縣漢剛縣故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又成
縣故城在縣北今案杜注剛父縣釋例作剛平縣與晉
志合別有亢父縣屬南平陽國襄十三年杜注所謂任
城亢父城是也任城是南平陽國都泰始之前未封國
故亢父爲任城或見漢志亢父屬東平而東平又無剛
平輒改此注平爲父不知晉初亢父已改屬任城剛平
則漢志泰山郡之剛縣剛與亢字異陸德明又爲父字
出音誤矣

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
國杜注云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今案注云責窮辭者
謂公故問以責取使者以窮追求援之辭也

經六年公會齊侯盟於艾案釋例艾泰山牟縣東南有

艾山杜亦如又瑯琊臨沂縣東有艾亭疑艾亭卽以艾

山得名洪志泰安府萊蕪縣漢牟縣故城在縣東二十

里又沂州府蘭山縣艾山在縣西三十里蘭山縣卽臨

沂也故城在縣北五十里今名臨沂社於地望得爲一

地

經七年滕侯卒杜注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洪志兗州府滕縣滕國故城在今縣西南四十里案漢志謂公丘卽滕國此注謂滕國在公丘東南以地望準之公丘當在今滕縣西也

天王使凡伯來聘杜注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洪志衛輝府輝縣漢置共縣唐凡城在縣西南案唐凡城縣蓋因故凡城而設其城在今輝縣西南與杜注所稱在縣東南者微異

戎伐凡伯於楚丘杜注楚丘衛地在濟陰城當作成武縣

經說四

八

西南洪志曹州府城武縣秦置成武縣又曹縣隋楚丘故城在縣東南案曹縣東南正當成武西南漢志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隋蓋因故亭置縣

八年傳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杜注許田近許之田洪志沂州府蘭山縣許田城在縣西北五十里左傳隱公八年鄭伯以祊易許田後人以是名城今案此城與費縣祊城皆祊地

隱八年傳先配而後祖杜注云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今案忽果不告廟傳文此言宜次於如陳逆婦媯之後

不宜次於入鄭之後也傳特言陳鍼子送女明此是鍼子至鄭所見又逆女不得言配也至若賈逵二鄭之說正義難之當矣今謂祖是釋奠于祖也準大夫聘禮出入皆釋奠於禰公子歸亦當釋奠也爲鄭君尙在故奠於祖廟又王制言天子諸侯之禮云受命於祖旣是受命於祖則歸告亦宜在祖今忽先成昏而後釋奠故譏之

經盟于瓦屋杜注瓦屋周地案傳云會于溫盟于瓦屋溫卽今懷慶府溫縣然則瓦屋當在今懷慶境內

經說四

九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杜注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縣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案浮來公穀作包來包與浮古爲一聲洪志沂州府沂水縣漢置東莞縣邳鄉在縣北咆山亦名雹山在縣西北三十里與杜注所謂公來山地望正合公來或卽邳來之誤

經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案洪志兗州府曲阜縣防山在縣東三十里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疑公會齊侯之防與此當是一地杜注在琅玕華縣東南或是西南之誤洪志沂州府費縣華縣故城在縣東北

六十里

經十年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洪志濟
寧州金鄉縣昌邑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漢防東故城
在縣西南案杜注所謂西防城蓋本名防東城對魯防
言之故名西防爾言西防城必有東防城可知若防東
則不必有防西也東西非錯互

隱十一年傳其能降以相從也杜注降降心也疏無說
林氏云降心以從鄭之請告今謂鄭國請謁如舊昏觀
此言異日許公復奉社稷之事降以相從是欲許叔今

經說四

十

曰權時從鄭之政令與下爲建文林說非是

十一年傳王取鄆劉杜注稱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
有鄆聚西北有劉亭而洪志則云河南府偃師縣緱氏
故城在縣南鄆聚劉聚並在縣西南其言蓋據班志班
云緱氏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故洪氏引其文以徵劉聚
爲古名杜君時改聚爲亭也惟據傳則劉本鄭地不以
周大夫劉子得名也

溫原絺樊之樊杜云亦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而
洪志云河內縣春秋晉野王邑漢置野王縣又濟源縣

陽城在縣西南蓋以濟源之陽城爲樊以合鄭陽樊之說而河內縣亦有陽鄉城在縣西南縣卽故野王也與杜注所謂在野王西南者地望甚合或陽鄉城卽陽城異名也濟源之陽城去野王少遠又溫縣有樊城在縣西南亦卽此樊故地

桓二年經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杜注孔父稱名者云云今案前年傳云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此年傳云孔父嘉爲司馬督是華父之名則嘉亦孔父之名此何可疑又孔父之父爲正考父正考父之父

經說四

十一

爲弗父何華父督之父爲好父說孔與華皆非氏逮其後世乃以孔與華爲氏並是以字爲氏傳言攻孔氏立華氏皆據後言之杜注解傳立華氏謂是督未死而賜族其說亦誤所謂立止是不討而反使相其君之謂也又凡禮經言某甫者皆是字春秋時雖有齊侯祿父陽處父之等以父名者此亦或如漢晉以來字同其名遂以父字連稱之也若孔父嘉則先字後名乃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之比也

傳衡統紘縵杜注衡維持冠者疏引周禮追師掌王后

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瑱疏既引此而復釋之云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今案康成注但云垂于副之兩旁此疏竟謂冠由此以得支立其說不可深詰今考弁師弁冕皆有笄士冠禮皮弁爵弁有笄而緇布冠無笄有頰項考其初冠之節櫛亦有笄賈疏謂有安髮之笄有固冠之笄其說誠然婦人之有副編次亦別加於髻上如男子之有冠當亦別有笄詩副笄六珈毛傳云

經說四

士

笄衡笄也司農又謂衡維持冠者然則衡亦笄也笄是大名男子之冠與婦人之副編次其笄又名衡毛氏以詩言副笄恐學者不知副別有笄故特別之曰衡笄也司農之說往往與毛氏合杜注卽本司農爲說也惟康成以爲惟副有衡又言垂兩旁當耳詳其形義似非固冠之笄當別是一物或因余言而辨之曰凡縣瑱者必於笄今康成言於其下以紃縣瑱則亦笄也垂下當耳或是冠笄形制當如此耳鄭不言編次亦有衡者編次若假紃不類步繇之高可卽用安髮之笄不必別有衡

義或然也

經秋七月杞侯來朝又九月入杞又三年六月公會杞侯于郕公穀杞侯皆作紀侯今案紀實侯爵春秋書杞此外未嘗書侯也又一年之中先後朝會中間乃有入杞之事左傳雖有來朝不敬及杞求成之文於情非也證以經之書侯當以二傳爲正又桓六年亦有公會紀侯於成及紀侯來朝二事成與郕一也前侯並是紀侯益明

六年經蔡人殺陳佗杜注傳例在莊二十二年今案例

經說四

七

字當是衍文參檢莊二十二年傳及此注正義自見若經例自在成十六年與衛人殺州吁于濮略同又凡注言例在某年者皆不言傳例也

魯僖公三傳注皆云閔公庶兄案史記魯世家云季友聞之自陳與潛公弟申如邾又云於是季友奉子申而立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索隱曰潛公之弟名曰申而左傳孔疏穀梁楊疏並引魯世家云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與今史記異或自莊公以下疏自據注爲文非史記文也

僖五年傳晉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伯姬杜注云以屈辱之宗起案下傳云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則獻公之不欲屈辱其臣可知桓三年傳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衛風庶士有謁毛傳云齊大夫送女者是古者送女皆用卿大夫晉使井伯媵伯姬固以大夫命之矣而必以虞大夫者蓋欲以誇示秦也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史公意亦似謂媵臣爲賤臣者竊意伊尹因送女而見湯與井伯因送女見秦穆事實相類據秦本紀井伯卽百里倭皆戰國時人所藉以爲口實者史公亦仍其說歟依儀禮女媵皆姪娣姪娣親貴之屬推之媵臣其不後於姪娣可知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鄆三傳皆不以爲賤臣之事何獨於井伯而疑之

成元年經作丘甲杜注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疏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

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三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
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
楯具爲乘馬然則杜之此注多是司馬法文又引鄭注
論語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

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云褚畜也奢侈者
畏法故畜藏宗起案說文褚卒也一曰製衣製裁也此
傳當取裁製之義上下有服故不如法者宜別爲裁製
與下文取我田疇而伍之文義正同杜注非是

昭二十有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宗起謂

經說四

五

五牲牛羊豕魚腊三犧牛羊豕服杜二注皆無本不可
據

公羊傳桓六年曷爲謂之實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
也何注云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云以州公爲無
禮宗起案何注以行過無禮謂之化特億度耳今謂化
卽過也以州公本爲如曹而過我故待之之禮與特來
朝者異是爲慢之若必過者無禮乃謂之化則哀六年
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陳
乞不應以無禮勸諸大夫若依注說則是桓六年之化

我無禮在過者哀六年之化我無禮在主人義不可通其非明矣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傳曰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宗起案此傳所舉四時之祭卽是周時與穀梁義同若經時以周傳時以夏不應無文以別之不云譏不時者譏亟則不時可知故夏五月丁丑烝傳亦止云譏亟不煩別言譏不時也不爾十有四年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文二年八月丁卯

經說四

六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皆於夏時無所當謂祭時用夏時者非傳例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傳譏與穀梁傳義同於穀梁說之詳矣

經十有四年乙亥嘗傳曰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宗起案傳別言曰者述譏之之意如此猶卽猶三望之猶言御廩旣災矣猶復嘗乎設如注說猶當作寧

經僖公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傳云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文十一年子叔姬卒

傳同左氏伯姬卒無傳杜注即用公羊爲說文十一年

叔姬卒傳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

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

也杜注解無絕昏謂立其弟以爲夫人又云不書來歸

未歸汲古閣本作未笄又將下注釋文笄古今反四字附入大誤孔疏所引釋例可證而卒杜

意蓋謂子叔姬亦是自杞來歸者與成八年杞叔姬卒

同杜氏彼注據九年經謂叔姬終爲杞伯所葬故書杞任庶常泰依此謂伯姬子

叔姬皆是來歸之女疑伯姬卒上當有脫字欲從近儒

說謂是杞伯姬其說杞伯姬有二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來非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之伯姬也

經說四

七

而駁公羊氏字而姬之說謂姬非字宗起釋之云隱二

年經書伯姬歸於紀成九年經書伯姬歸於宋明在室

禮成則得以字配姓子叔姬經傳皆不書來歸惟傳言

請絕竊謂絕是未嫁之辭曾子問所謂不得嗣爲兄弟

是也所以請絕者當以叔姬有廢疾之類克劬謹案叔姬卒於二月

而杞以正月請絕其爲廢疾無疑故請無絕昏欲娶他女也杜注謂是

立娣案立娣固不須請非傳義二姬之卒三傳同義

左傳云書叔姬言非女也汲古閣本杜注云女未嫁而

卒不書任君據伯姬卒注義依南監本定作女未笄宗

起申之云前注釋文笱釋文本古今反實爲此注作音

也前注無笱字已詳上條

此條宜入左傳說以其說與上條互發且連下條皆係一時與任君駁正之詞故彙輯於此

左傳昭五年傳葬鮮者自西門杜注云不以壽終爲鮮疏云言年命鮮少也宗起案詩有兔斯首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今據曲禮注云以壽終曰卒然則不以壽終曰澌明矣澌與斯同聲齊魯之間語轉爲鮮也任君據杜注義謂詩蘧條不鮮之鮮當從此解故爲釋鮮字義以覆之鮮轉爲澌訓絕與不殄

經說四

艾

得爲一例皆爲不瘞之義詩左一也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傳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外傳曰非昭穆也或據此以論明武宗世宗之繼統以爲繼統卽繼嗣宗起案僖公元年公羊傳繼嗣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據此則公羊傳所云先禰而後祖者明是以祖禰爲例非卽以閔公爲文公之祖也故何休注云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

也穀梁范注引舊說云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左傳杜注云臣繼君猶子繼父外傳韋注云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一例孔穎達云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假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是漢魏以來儒者無一家以僖公爲繼閔公之嗣者不獨公羊傳有子臣一例之明文也

克劬謹案禮器疏引鄭駁異義亦云

兄弟無相後之道加僖公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

襄七年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舍而卒也宗

經說四

十九

起案舍當作會蓋會不書名鄭伯未至會而傷傷而反而卒故用卒於國中例書名何休依舍字作解於義難通

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注云齊俗婦人首祭事宗起案此說非也蓋謂此祭爲常母設耳常母者乞妻特祭常母者或其時初除喪而吉祭

春秋曰食三十有六有書朔不書日書日不書朔及朔日俱不書者三傳義例不同卽注家說亦不盡與傳意合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氏經注云不書

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案桓十七年左氏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則朔與日爲同例公羊隱三年傳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三傳之例不同也左以爲官失之而杜乃云史失之則杜與左又不盡合惟據桓十七年正義曰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掌曆者謂太史也此或爲杜氏所本謂史失之卽官失之否則見傳於桓十七

年不書日僖十五年不書朔與日皆云官失之獨於不書朔無傳以彼爲日官之失此則記者之失分史與官爲二亦不可知至公羊傳意以書某月某日朔者爲食正朔其或書日不書朔或書朔不書日者皆失正朔若日與朔皆不書其爲失正朔可知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者直詳論失正朔耳何休注朔在前云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注朔在後云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拘牽失傳意矣桓十七食書朔不書日不在休所推義例之內而傳不別出例則其所

推非傳義尤明

穀梁桓十有四年經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傳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宗起案可當爲不可苟焉之苟

莊公二十七年傳衣裳之會十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

信厚也范注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

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公羊作村二

年會貫公羊作貫澤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左作首止七年會

寧母左作甯母九年會癸巳鄭立釋廢疾自柯之明年十三年年冬

經說四

三

是年春會于北杏 癸巳以前去貫與陽穀固以九合矣疏云鄭

意不數北杏或云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或

云葵巳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

盟爲九今案北杏傳云其曰人何也始疑之柯傳云信

齊侯也故云自柯之明年不數柯者離會不數會于陽

穀傳云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

志此會無因不數鄭云去貫與陽穀者以貫與陽穀爲

一也鄭意二年盟于貫貫宋地既盟因江黃新服相率

朝齊復會于陽穀與貫實一事猶首戴葵巳盟會異時

之例故獨數陽穀或云與猶數是也莊十四年十五年
兩會鄆數爲二者以兩會諸侯不同故也劉炫云貫與
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三傳無明文不知何據又云盟會
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二也夏會秋八月盟又云離
會不數鄆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二辨甚明足
破或說惟數洮會爲九謂傳當云兵車之會三則洮會
下亦有云兵車之會者疏已言之矣又案莊二十七年
會于城濮杜氏范氏皆云衛地則城濮之會魯衛齊三
國也宜在九合之數若並去陽穀則此會可以當之

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注云僖八年會洮十三年
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下文云不道侵蔡伐
楚者方書其盛不道兵車也案侵蔡伐楚經書伐書侵
不書會地故傳不數也盟于召陵伐後事也

經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曰大事
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疏云周之八月夏之六月而云
著禘嘗者蓋月卻節前已得立秋之節故也宗起案桓
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傳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
也夏五月丁丑烝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躋祀也據

此傳四時之祭卽用周時與左氏傳用夏時者不同例
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雜記
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
爲之禮記義與此傳同禘必於季夏者禮王制曰天子
牲禘祫禘祫嘗禘烝又云諸侯牲禘禘一牲一祫嘗禘
烝祫鄭氏據天子先言禘諸侯先言嘗烝之等因爲之
義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王制所
記夏殷之禮禘爲殷祭周禮禘亦殷祭魯諸侯禘宜在
時祭之後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如蒐之

法車弊獻禽以享禘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入獻禽以
享烝是周禮時祭以中月爲正先時祭後禘故於季夏
矣桓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曰用者不
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今謂傳言不宜致是不宜
致夫人傳言不宜用是不宜用禘禮明此禘是爲致夫
人而舉非禘時也范注於經下引明堂位及雜記之文
云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此范氏亦以七月禘爲
非禮也桓公八年注云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月者
謹用致夫人耳禘無違禮彼注言無違禮者祇欲遷就

日月之例耳非傳義也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閏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皆用周時周既改時祭卽從之不爲無義

公羊例同詳公羊說

經說四

三四

